



#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

Advanced Institute of Confucian Studies, Shandong University

##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

Institute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Shandong University



首页 院况简介 机构设置 专业简介 学术队伍 学术研究 人才培养 研究生教育 English

热门文章

当前位置: 首页 > 论著精选 > 正文

### 赵睿才副教授论文选登：发掘自己的灵魂——惊释长吉诗理

作者：赵睿才 来源： 时间：2008-10-10 02:07:29 浏览次数：3730

内容提要：李贺其人其诗是诗歌史上的一个特殊存在，它表现的是诗人的人生追求，即建功立业的渴望、报国无门的苦闷与不甘心的奋争，其结果是：愿望和追求终归一梦。因此，唐诸王孙的身份与潦倒一生的现实形成了巨大的反差，他只能在艳羨与描写人间豪奢的同时，把期盼寄托给了上帝，这正是天才诗人的自叙传，即被残酷现实扭曲了的灵魂的自我发掘。因而，美感与道德相悖，妍丽与可怖并存，美与丑对出，构成了长吉诗理的审美内核。

关键词：诗理 梦 自叙传 发掘灵魂

推荐文章

千余年来，“鬼才”李贺的诗歌之“理”，一直是争论的焦点。最早为李贺集作序的杜牧谓之“骚之苗裔”，“少加以理，奴仆命骚可也”。然而自宋以来，多数论者对杜牧之赞誉不以为然，如陆游说：“贺词如百家锦衲，五色炫耀，光夺眼目，使人不敢熟视，求其补于用，无有也。杜牧之谓‘稍加以理，奴仆命骚可也’。岂亦惜其词胜！”[1]（P422）杨慎引《孙器之评诗》云：“李长吉如武帝食露盘，无补多欲。”[1]（P791）李东阳说：“通篇读之，有山节藻梲而无梁栋，知其非大道也。”[1]（P1381）陆时雍亦云：“贺有异才，而不入于大道，惜乎其所之之迷也。”[1]（P1422）这些论述都未洞见贺诗之核心。长吉歌诗之“理”究竟指什么？一言以蔽之曰：发掘自己的灵魂。

古今论长吉诗者，如上所述，较多地着眼于杜牧的《李长吉歌诗序》，而忽视了李商隐的《李长吉小传》，即使提到亦多以荒诞不经或附会之说视之。笔者以为，从其“小传”入手会有新得：长吉将死时，忽昼见一绯衣人，驾赤虬，持一板书若太古篆或霹雳石文者，云：“当召长吉！”长吉了不能读，歛下榻叩头，言阿●老且病，贺不愿去。绯衣人笑曰：“帝成白玉楼，立召君为记，天上差乐不苦也！”长吉独泣，边人尽见之。少之，长吉气绝。……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，实所见如此[2]（P14）。

关于李贺临终的“白玉楼”传说，其来龙去脉（即李商隐所记，李贺姐所言）本身具有较高的可信性，内容方面与李贺好作超越时空的幻想相对应，与杜甫临终说“牛肉白酒死”→“溺死”→“舟中病死”的变化相比，此“白玉楼”的传说却是一以贯之，没有变化，这意味着从李贺时代至今，对李贺的诗与人生的印象和评价基本上没有变化。此传说的主要成因，无疑源自李贺的性格与作品的个性。作为诗歌天才与病态畸形儿的结合，李贺性格乖异而感情胜于理智，作品个性即是对幽冥世界=鬼的世界的共鸣与关注，这为“白玉楼”传说——象征李贺具有与死后世界灵魂交往能力——的形成与流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其可信性在于它有存在的基础：李贺自负地相信，自己非凡的才能终会赢得赏识，“即使得不到统治人间的天子的青睐，也会得到统治上天的天帝的激赏。他临终前产生的幻觉，正是他多年期冀于人君的，不过把召唤者从人世改到了天上而已”[3]。

据我们掌握的材料，解析此梦之得要领者当推上世纪创造社成员洪为法，朱自清《李贺年谱》引其语云：“贺惟畏死，不同于众，时复道及死，不能去怀；然又厌苦人世，故复常作天上想，《李传》所记，曰白玉楼，应是贺意中乐土，召之作记，则贺向全力以赴之者，乃有自见之道。濒死神志既亏，种种想遂作种种行，要以泄其隐情，偿其潜愿耳。”[4]洪氏所论甚是，只是对贺之“意中乐土”、“隐情”、“潜愿”未加详析，对李贺真面目的认识还存在着模糊性。

那么，李贺的“意中乐土”、“隐情”、“潜愿”到底是什么呢？弗洛伊德说：“昼梦是幻想的产物，是很普通的现象，在健康的或病人身上都可以看到……这些幻想的内容很明显受动机的指挥。昼梦中的情景和事件，或用来满足昼梦者的野心或权位欲，或用来满足他的情欲。”[5]（P70）又说：“我们可以把梦的元素与对梦的解释的固定关系，称之为一种象征的关系，而梦的元素本身就是梦的隐意的象征”[5]（P112），并断言“象征作用或许便是我们梦的理论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。”[5]（P113）。李贺此梦的核心是：一绯衣人驾赤虬持板，召之为帝之白玉楼作记。这一梦是皇上颁旨召见某人实况的翻版，综合考量，其实质就是象征功名利禄与荣华宝贵。李贺的这一梦想本有实现的可能，而且甚为自负。可是在现实生活中，他到处碰壁，功成名遂的宏愿只剩下一个“精神胜利”，那“客帐梦封侯”[2]（P111）的热望只好到梦境里去寻求达成了。因而，沉溺于梦境、幻想以及种种神秘的内心体验，乃是李贺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
李贺在弥留之际单单梦见“绯衣人”，而非绿衣人或青衣人或白衣人，很值得深思。翻开《旧唐书·舆服志》，我们可见唐代的品服制度异常精细，如“文武三品已上服紫，金玉带。四品服深绯，五品服浅绯，并金带。六品服深绿，七品服浅绿，并银带。八品服深青，九品浅青，并鍤石带。”[6]“自（开元九年）后恩制赐赏绯紫，例兼鱼袋，谓之章服，因之佩鱼袋、服朱紫者众矣。”[6]至中晚唐，皇上赐绯紫之举更是泛滥成灾，唐宋典籍中多有记载，兹不列举。少懂得点服饰史的人都知道，以紫、绯、绿、青四色定官品之高卑，乃唐服饰之一大特色。因之，服“紫绯”就成为高官的替代物，成为荣华宝贵的象征，正是杜甫所谓“服饰定尊卑”[7]。

我们知道，李贺是唐高祖从父郑孝王亮的后裔，这一支疏淡了的血脉，当然不可能给李贺家多少沾溉。不过，在长吉的眼光里，远祖的阔绰就意味着自身的尊严，家境的困顿则易生怀旧的热情，这一份光荣家世终究是值得矜夸的。因此，他力图挽回一个皇室后裔理应享有的努力一刻也未停止过，他每以唐王孙自居，并加以炫耀：“眼大心雄知所以，莫忘作歌人姓李。”[2]（P47）“欲雕小说干天官，宗孙不调为谁怜？”[2]（P83）并在《铜雀仙人辞汉歌》的序里自称“唐诸王孙李长吉”[2]（P66），即使是在谋求仕进受挫，踟躇愁苦返回故里时也未曾忘却：“刺促成纪人，好学鸱夷子。”[2]（P133）按：汉将军李广为陇西成纪人，唐主李氏系出于李广，李贺诗中用郡望，自称成纪人。可知，他个性高傲，即使在穷愁潦倒之中还在摆空架子。康骈《剧谈录》记载，元稹明经擢第以后去拜访他，李贺竟然揽刺而不答，这种行为不只是礼仪上的失检，而是反映了这位贵族青年的虚荣轻慢和天真的势利心。李贺唯恐别人忘记他高贵的身价，便一再以“唐诸王孙”、“皇孙”，“宗孙”自称，对自己的诗歌亦极尽其吹嘘之能事，象他这样兼有诗人和贵公子双重身份的，只有曹植方能与之比拟：“峨鬟醉眼拜诸宗，为谒皇孙请曹植。”[2]（P168）在娇艳的女性面前夸扬自己的才气与身价，显然被长吉视为一件最得意的事。

不仅如此，因为那配有“金鱼”者，其服饰非紫即绯，一定是高官，所以李贺每每对配带“金鱼”的贵人流露出艳羡之情：“金鱼公子夹衫长，密装腰鞬割玉方。”[2]（P101）并对“脉脉辞金鱼”的老臣深表惋惜，因为“羁臣守迤贱”，即此臣“白发身老，不堪再仕，当永辞荣禄，守贫贱以终身也。”可是吴正子却这样来注释：“金鱼，袋也。《炙毂子》云，鱼袋，古之算袋，魏文帝易以龟，唐改以鱼。长吉咏梁事用金鱼，恐是用别事。”[2]（P37）看来清人已不知“金鱼”之真实意义。其实，“金鱼”就是一种“明贵贱”、防止冒名作假的金制的鱼符，详见《新唐书·车服志》。武则天时，一度改佩鱼为龟，中宗初，复旧以鱼。因而，《唐会要》卷三十一“鱼袋”云：“景云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敕文：鱼袋，着紫者金装，着绯者银装。”所以有鱼袋、龟袋、金龟、龟紫、金紫等多种称法。所谓“龟紫”、“金紫”就是金龟袋或金鱼袋与紫袍，是三品以上服饰。《欧阳文忠公集》卷95《回贺环庆帅天章滕待制谢赐龟紫启》：“伏以龟紫之重，唐制所难，武元衡、牛僧孺为宰相，裴度为中丞，李宗闵为学士，方有是赐。”可见其尊贵。

李贺不仅对金紫充满艳羡之情，他还常常慨叹自己的“衣如飞鹑”[2]（P121），并以“葛衣”、“葛布”、“麻衣”、“白衣”、“青袍”、“绿衣”等来对抗“紫绯”，如：“麻衣黑肥冲北风，带酒日晚歌田中。”[2]（P164）这里所写“麻衣”乃唐时举子所着之白衣，用苧葛料子制成，所谓“白衣秀才”是也。如“太行青草上白衫，匣中章奏密如蚕。”[2]（P81）这里用“白衫”写张彻初释褐入仕。如“青袍度白马，草简奏东阙。”[2]（P135）诗中所写“正字”为从九品官，当服“青袍”。如“凭轩一双泪，奉堕绿衣前。”[2]（P157）这时皇甫湜为侍御，为七品官，当衣浅绿，故云“绿衣”。

从上面的诗例中可以看出，这种分别地位高卑的服色深深地刺激着李贺本来就受了伤的心，在其心灵深处造成了极大的反差，“因此，这个心理成分本身即可视为一个情结的派生物，所以我们若假定梦的

各成分的联想即为产生这一特殊成分的情结所决定，从而由这些成分便可发现这个情结，就不算是异想天开的了。”而“含有强烈的情感价值的思想和兴趣”的“情结”[5]（P80、79），对李贺来说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他的自负：“帝家玉龙开九关，帝前动笏移南山。独垂重印押千官，金窠篆字红屈盘。”[2]（P153）即宰辅之位的炙手可热与豪奢；可是他的自信心本来就是一种虚假现象，就是为了掩盖他的怯懦。笔者觉得，李贺的白日梦，从这里可以直接找到解释和答案：衣紫绯，配金鱼袋，“帝前动笏”，“独垂重印”是他梦寐以求的，是其“思想变为视象”并且“呈现了一种异样的形态”罢了[5]（P132）。李贺的这一心态，在“秦王不得见”，“不得与之游”的煎熬中尤显突出，难怪他深叹“歌成鬓先改”[2]（P87）。李贺临终梦的隐念，正是这一心态的曲折反映，其“价值和任何精神的冲动及理智的活动不相上下。我想给这些隐念以一种较前更有限制的名称，而称之为前一天的遗念（the residue from the previous day）”，“前一天的遗念之外，还有一种强有力而被压抑的潜意识欲望的冲动，正是这个冲动使梦有造成的可能。因为，这个欲望的冲动对那所谓遗念在起作用，所以隐念的其他部分，即非醒时所理解的部分，也就随之造成了。”[5]（P177、178）。这“前一天的遗念”，对李贺来说，大概具有“我们先阔多了”的“潜意识欲望的冲动”吧。

## 二

与同时代柳宗元、刘禹锡、白居易等富于政治理想的作家相比，李贺的功名愿望明显带有一些近乎本能冲动的性质。他尽管一再自我标榜“先前阔多了”，有时反而会招致别人的厌烦，但无疑是他的一帖兴奋剂。当这个生活得很不如意的“唐诸王孙”在确切体认自身的价值时，就极易进入一个由他自己心造的境界，专断而固执地认为：致身通显并享受与之相称的物质待遇，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一份人生权利。他的歌诗集中特多宫体乐词，如《难忘曲》、《贵公子夜阑曲》、《夜饮朝眠曲》、《梁台古意》、《贾公闾贵婿曲》等，都专意摹写五光十色的贵胃宴游生活，夸扬形容，淋漓尽致，真好象置身其中而所有的感官都充分扩张开来一样。因此，李贺诗“隐念的其他部分”就突出表现在一些与宫词有关的诗歌意象上，诸如龙、凤、鸾、玉、金等细致入微的描写中所展示的热望之情。

先看龙。龙，在李贺诗歌中是一个重要意象，其诗句中共出现60次。或用作“麟、凤、龟、龙，谓之四灵”之一的龙，限于篇幅，有的只得词语的形式来表现，诗题也省略，如“斩龙子”、“鸿龙玉狗”、“赤帝骑龙来”、“迂龙辔”、“呼龙耕烟”、“吟古龙”、“龙为愁”、“水中龙”、“斩龙足”、“嚼龙肉”、“鱼龙死”、“蛇作龙”、“悲龙梭”、“青龙去”、“龙惊起”等。或以龙喻皇帝（或帝子），如“直犯龙颜”、“赤龙子”、“帝家玉龙”、“雌龙怨吟”等。或以龙喻非常之人，如“龙头人”、“龙材”等。或以龙代指骏马，如“走龙媒”、“解龙马”、“龙脊贴连钱”、“如今不养龙”等。或以龙喻宝剑，如“提携玉龙为君死”、“舞蛟龙”、“剑龙夜叫将军闲”等。或以龙为纹饰，如“绕堤龙骨冷”、“龙堂”、“龙头泻酒邀酒星”、“龙帐”、“烟雾湿画龙”、“铜龙啣环”、“台前斗玉作蛟龙”等。或与“脑”字连用，表示名贵的香料，如“钿合碧寒龙脑冻”、“龙脑入缕罗衫香”等。另外，诗题中出现龙的还有《假龙吟歌》和《龙夜吟》，按李贺存诗240首计，平均每4首诗中就出现一次。

再看风（凰）。“风”在李贺诗中出现的21次。关于凤凰，《说文解字》四上鸟部这样解释：“凤，神鸟也。天老曰：凤之象也，鸿前麟后，蛇颈鱼尾，鹳颡鸳思（腮），龙文（纹）虎脊，燕颌鸡喙，五色备举，出于东方君子之国。翱翔于四海之外，过昆仑，饮砥柱，濯羽弱水，莫（暮）宿风穴，见则天下大安宁。”在李贺诗中，风的原始文化意义几乎全无踪影了，而多数成了富贵享乐的附属品，这同李白、杜甫诗中颇具原始文化内涵的风鸟意象——暗示出李、杜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及圣君贤臣风云际会、实现理想的社会图式——大为不同。李贺诗的风（凰）意象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：或以凤饰繁华、贵重物品，如“金凤刺衣”、“鸾裾风带”、“宫如凤凰翅”、“风扇迎秦素”、“奩镜幽风尘”、“捍拨装金打仙凤”等。或以凤鸣喻乐声之美妙，如“昆山玉碎凤凰叫”、“蜀国弦中双凤语”等。或以凤喻美味，如“丹穴取凤充行庖”、“烹龙炮凤玉脂泣”等。或以凤喻美人，如“花楼玉凤声娇狞”、“离鸾别凤烟梧中”、“钱塘偕凤羽”、“夜光玉枕栖凤凰”等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出，李贺诗中的凤很好地反映了他的趣味与追求。

次看鸾。“鸾”这一意象在李贺诗中出现20次，先看《说文解字》四上鸟部怎样解释鸾：“亦神灵之精也。亦色五采，鸡形，鸣中五音，颂声作则至。”可见鸾之文化内涵与凤极为相似，而李贺诗中，有关鸾的表现与凤亦大致相当，多用作贵人，尤其是贵族女性所用物品上的装饰，如“鸾佩相逢桂香陌”、“银鸾映光踏半臂”、“彩鸾帘额著霜痕”、“正室劈鸾钗”、“铜镜立青鸾”、“鸾篦”、“舞佩剪鸾翼”、“为君挑鸾作腰绶”、“双鸾开镜”等等。另外，还有几个特例，如“孤鸾惊啼商丝发”，喻李夫

人死后，相思中的汉武帝。“离鸾别凤烟梧中”，以喻舜之二妃。“随鸾撼玉珂”以喻天子的车辇。“玉鸾声断续”以喻铃声。从中又可看出李贺的心态与好尚。

次看玉。玉这一诗歌意象在李贺诗中出现96次，平均两首半诗中就出现一次。先看《说文解字》一上玉部的解释：“石之美。有五德润泽以温，仁之方也；[角+思]理自外可以知中，义之方也；其声舒扬专以远闻，智之方也；不挠而折，勇之方也；锐廉而不技，絜之方也。”这里，许慎既析出玉之本质特征，又以玉比德兼比美。李贺诗中所用之玉固然离不开这两层内涵，但他更多的还是侧重于以下几点：或用作修饰物，以增强其洁美豪华之气，如“玉钩”、“玉碗”、“玉轸”、“玉沙”、“玉肌”、“夜天如玉砌”、“玉壶银箭”、“天官玉瑄灰剩飞”、“玉宫桂树”、“漏催水咽玉蟾蜍”、“寒鬓斜钗玉燕光”、“玉锦堪截云”、“玉藕”、“玉漏”、“玉衣寒”等。或以之直接描绘富贵、美好，如“长安玉桂国”喻富贵、豪奢，“昆山玉碎凤凰叫”喻乐声清越，“帔拂疏霜簟秋玉”喻竹簟之清凉，“神光欲截蓝田玉”喻宝剑之光芒，“玉冷红丝重”喻鞭柄之华贵，“风过池塘响丛玉”喻丛竹之葱葱，“叠玉生文翰”喻富有文彩，“春营骑将如红玉”以“红玉”喻美人，“江山团团贴寒玉”喻月之晶莹剔透等等。而《贵公子夜阑曲》之“腰围白玉冷”则摹述触觉尤其灵敏真切，非常符合李贺的生理特点与虚荣心理。

与玉相联系，李贺对与之有关的意象也特别感兴趣，其诗中用玉的别名的意象特别多，如“琅玕”，或单用“琅”：“热粉生香琅玕紫”、“军装武妓声琅玕”。“玦”出现5次，如“宝玦”、“宝玦光”、“宝玦麒麟起”、“金玦”、“佩玦”等。“珠”15次，如“真珠裾”、“珠帷”、“明珠”等。“瑶”11次，如“琼瑶台”、“瑶席卷香葱”、“罗床倚瑶瑟”等。“珮”9次，如“水为珮”、“珮珠断”、“舞珮剪鸾翼”、“垂珮纓”等。另，“玲”出现1次，“珂”1次，“珍”1次，“珀”3次，“玳”2次，“珊”2次，“玻”1次，“璧”2次，“环”11次，“琮”4次，“珑”4次，“琥珀”3次，“琉璃”3次等等，而作为乐器的琵琶琴瑟也有所用，如“金槽琵琶夜枵枵”，“湘神弹琴迎帝子”，“玉瑟调青门”等。从李贺对玉及与玉有关的描绘中，我们同样可以看出他的心态与好尚——虽穷困潦倒，却处处闪烁着惨淡的珠宝之气。

次看金。先看《说文解字》：“五色金也。黄为之长，久埋不生衣，百鍊不轻，从革不违西方之行。”“金”这一意象在李贺诗中出现86次，其用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：以金作质地，修饰他物，以示其贵重，如“金钗”、“金鱼”、“金镜”、“金泥”、“金鳞”、“黄金台”、“金翘”、“金塘”、“金铺”、“金井”、“金凤刺衣”、“金屈卮”、“金鹅屏风”、“金鞭”、“金络脑”、“金甲”、“金门”、“金虫”、“金墉”、“金炉”、“金斗”、“金鞍”、“金铃”、“金屋”、“金楼子”、“金蟾”、“金风”、“金环”、“黄金钺”、“金丝裙”、“金窠”、“金枪”、“金爪”、“金印”、“金流苏”、“金丸”、“金盘”、“金翡翠”等等。“金”作为独立意象使用的，在李贺诗中极为少见，现择其罕例：“掷置黄金解龙马”、“堆金买骏马”。李贺诗中还有几个特殊的用法：如“横茵突金隐体花”中的“突金”，指金线刺绣的花纹。“新诏垂金曳紫光”中的“金”指金印（紫指紫绶带）。“寒光鸣夜刻”中的“金”军中所用的刁斗之类的警器。“舞席泥金蛇”中的“金蛇”指用金画的蛇形的花纹，在这几例中，“金”所饰之物省略。李贺看到的好似一金饰的世界，其吸引力是不小的。

还有一种有趣的现象是，李贺因烦厌鬓发斑白和凋落这一缺陷，他特别倾心于摹写青年女子美好的头发。如《恼公》之“发熏疑盘雾”，《咏怀二首之一》之“春风吹鬓影”，《兰香神女庙》之“密发虚鬟飞”，《残丝曲》之“绿鬟年少金钗客”，《大堤曲》之“青云教馆头上结”，《洛姝真珠》之“寒鬓斜钗玉燕光”，《湖中曲》之“蜀纸封巾报云鬓”，《屏风曲》之“将鬟镜上掷金蝉”，《江楼曲》之“晓钗催鬓语南风”，《追赋画江潭苑四首之一》之“小鬟红粉薄”，《冯小怜》之“鬟湿杏花烟”，《神仙曲》之“垂雾妖鬟更转语”，《夜来乐》之“绿蝉秀黛重拂梳”等，大率都应属于上述所说的这种情况。又《美人梳头歌》一篇，则专以细致摹状少女浓密沉腻的美发而著称，其中所谓“双鸾开镜秋水光，解鬟临镜立象床”，“一编香丝云撒地，玉钗落处无声赋”，“纤手却盘老鸦色，翠滑宝钗簪不得”，真是把人体这一装饰性的部分写得美极了。此诗全篇“奇藻蕤艳，极尽形相”，固然是出自他耽欲的天性，急于品尝一下男欢女爱所带来的快乐，亦凝聚着生活枯槁而又受疾病侵害的李贺多方面的欣羨和渴望。

与此相联系，李贺好用六朝的艳丽记闻来刺激自己的灵魂，这些艳体乐府诗所做的大胆轻褻的艺术描摹，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他那好奇的狎昵欲望在幻景中的实现。如《宫娃歌》、《荣华乐》、《上云乐》、《秦宫诗》、《牡丹种曲》等，极力铺陈前朝宫闱及豪贵之家的生活场面，在羡慕的同时带有几分嘲谑，他深恨这样的奢侈生活属于他人而非自己。这类诗中曾写到许多宫嫔姬妾，诗人对她们任人摆布的遭遇不无同情，但隐含着的“潜愿”则是全让她们归属自己。至于《天上谣》和《梦天》两首游仙诗，则是从更高层次上升华自己的世俗欲望：神游于没有死亡胁迫的寥廓天界，并有遇合弄玉、嫦娥等仙妹的赏

心乐事，他似乎已进入一个体现着其人生憧憬的理想乐园。于是，诗人在实际生活里碰到的各种矛盾和苦恼似乎得到了片刻的调和，贵胄的失落也得到了片刻的平衡，可视为“白玉楼”梦的自我阐释。

上举几个诗歌意象都是李贺情有独钟的。可是，一般说来，这几个作为物品或其象征意义的意象是为皇家所垄断的，而李贺却俨然自家物，他那享受唐诸王孙应有的荣耀的美好期盼的心态已跃然纸上，在想象中他俨然就是皇孙了。可此情此景毕竟与他的实际生活总是隔着一堵高高的墙，而他一生也总处于幻想和现实的无休止的对撞之中，时刻流露着浓重的世纪末情调。

### 三

象李贺这样的世家子弟，仕宦当然是其理想的进身之阶，而且唯因其迫切希望改变家庭的没落境遇，所以他的功名欲望要比一般士子更为强烈：他需要获得一般人所得不到的高官厚禄，以便让他能亲身体验人世间最豪华的生活方式，即如上文所说的金玉珠宝、如云美女，对能否得到这一切，他不抱多少怀疑；在他看来，这一切应是属于他的。

于是，李贺于元和五年（810）参加河南府试，赋成《十二月乐词并闰月》十三首获隽，被选送长安参加当年举行的进士考试。这一阶段，是他一生中难得的快意生活的高涨期。但这种踌躇的心情未能维持多久，他的入仕通道马上就被一件意外的事情堵塞了——李贺应避父讳（李晋肃之“晋”与进士之“进”同音），不能参加进士试。长吉最后被剥夺应试的权利，这是诗人平生所遇到的一大挫折，其内心潜抑着的不安全感此时又重新占了上风。

就在名讳事件创伤未愈时，李贺的仕途出现小小的转机。元和六年（811）春，朝廷征召他去长安担任奉礼郎一职，掌执朝会、祭祀和巡陵活动仪式的调排，在百官跪拜时充任赞导。这一品位低下、委琐刻板、容不得半点自由的职务，对于内心世界异常躁动活跃，又一向自视甚高的李长吉来说，简直是一种屈辱。况且这几年来他为追逐功名不辞辛劳，身上的宿疾有增无减，苦于体力方面的衰竭，也会对丝毫不感兴趣的职事感到厌倦，于是大发牢骚：“礼节乃相去，憔悴如刍狗。风雪直斋坛，墨组贯铜绶。臣妾气态间，唯欲承箕帚。”[2]（P112）这些话出自一位屡好矜夸的“宗孙”之口，听起来未免太寒酸了，但同样也是他虚荣夸诞心境的诚实鸣响。李贺一方面妄自尊大，强烈要求确立自己的独立人格，另一方面又顾影自怜，冀求别人的提携和保护，这对矛盾是他求仕过程中病态心理的主要特征。他在自大和自卑这两个极端中间，始终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平衡点。

将自己的生命和诗歌完全地融为一体，于光怪陆离中凸现出自我精神、性格，是李贺的特长。与其象清代某些诗论家那样把长吉歌诗当做中唐时代的“诗史”来读，毋宁将其视为诗人不断震荡着的心灵活动轨迹的记录与自叙传。其实，李贺的襟怀是比较浅的，他过多地注意自己的感觉，理性思维则欠成熟，他不可能象杜甫那样赋予其作品严肃的政治、伦理色彩，而其天才主要是用来表现自己精神上的伤痕和缺陷，去发掘自己的灵魂，把深藏在自己心灵深处的东西充分解剖给读者。

一般说来，贵族观念是很容易和享乐思想连在一起的。李贺的欲望表现出孩子般的热烈与固执，诸如他企羨丰盛豪华的物质享受，冀望获得荣宠的际遇，把功名视为一种人生权益，同时他有紧迫的求生意志，面对着不断逝去的光阴反应至为敏感，一想到人有死亡这个大限就惶恐不安，留有对世世的深挚眷恋。诗人这种生命的惶惑，不仅体现在《秋来》、《感讽》、《浩歌》、《苦昼短》、《日出行》、《铜驼悲》、《相劝酒》等感叹生年短促的诗篇里，而且象《公莫舞歌》、《雁门太守行》、《老夫采玉歌》等现实性较强的作品，也隐匿着对于生死问题所作的思考。我们还可从《恼公》、《蝴蝶舞》、《荣华乐》、《花游曲》等一连串宫体诗歌中，也可见出他对贵公子的纵欲生活十分向往，甚至由于得不到他应得的一份而产生愤激和嫉恨。长吉的思想是朝着这个方向流淌的，即不能合理地调节自己的感情，内心深处绝少顾及到伦理道德的约束，而是肆志任性地让功名、长生、衣食、男女等各种欲望充斥着整个灵魂。然而，人生这个疑团委实不是靠敏感心灵的思考所能解开的，习惯于从消极方面去透露宇宙人生消息的思维方式，是永远不能正确地看待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和矛盾的。为了更好地揭示长吉歌诗之“理”或其灵魂，这里再援引李贺死后，其母亲的一个梦：

其先夫人郑氏，念其子深，及贺卒，夫人哀不自解。一夕，梦贺来，如平生时，白夫人曰：“某幸得为夫人子，而夫人念某且深，故从小奉亲命，能诗书为文章。所以然者，非止求一位而自饰也；且欲大门族，上报夫人恩。岂期一日死，不得奉晨夕之养，得非天哉！然某虽死，乃上帝命。”夫人讯其事，贺曰：“上帝神仙之居也，近者迁都于月圃，构新宫命曰白瑶。以某荣于词，故召某与文士数辈，共为

《新宫记》。帝又作凝虚殿，使某辈纂乐章。今为神仙中人，甚乐，愿夫人无以为念。”既而告去[8]。

这个故事可能亦是小说家言，可是它不仅照应了“白玉楼”之梦，重要的是进一步表露了李贺的心灵。李贺纵然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自己的宏愿，也决不会放弃通过诗文创作为寻求某种缺陷的补偿，他又具有惊人的创造象征的能力，善于借助幻想和直觉，把自身的特长或缺陷以一种想象性的愿望形态敏锐地传达出来。

因而，我们会发现，长吉歌诗中的梦幻世界来源于他心灵极度苦闷而产生的幻影，标志着诗人的精神冲突发展到了最后的迸裂。不论李贺怎样沉湎于丰富的梦幻，这些凭主观愿望臆想出来的乐土毕竟缺少生命力，一旦从幻觉中清醒过来，他就会感到失魂落魄，不能指望生命的长在，就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死亡的神秘体验中去；因为“梦因愿望而起，梦的内容即在于表示这个愿望，这就是梦的主要特征之一。此外还有一个不变的特性，就是梦不仅使一个思想有表示的机会，而且借幻觉经验的方式，以表示愿望的满足。”[5]（P95）此“白玉楼”梦，李贺在临终的一刹那间，仿佛感到通向天上乐境的大门已向他洞开，自己久藏在心中的隐情和愿望得到了满足，同时也反衬出诗人一生遭遇的不幸和悲惨：以唐诸王孙自居的李贺对荣华宝贵有一种病态的热爱；但是他的愿望和追求终归一梦，无奈之下，他在艳羨与描写人间豪奢的同时，把希望寄托给了天上，并以他想象中的天上仙境来幻化人间，有时甚至是对抗，这是一个天才诗人被扭曲了的心灵的诗化再现，正是诗人的“自叙传”；李贺临终之梦与李白的《临路歌》非常相似，既是坎坷一生的总结，亦是对不平命运的最后的抗争。基于此，美感与道德相悖，妍丽与可怖并存，美与丑对出，三者构成了长吉歌诗之“理”的审美内核。

---

#### 参考文献：

- [1]丁福保. 历代诗话续编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83.
- [2]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98.
- [3]袁行霈.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[M]. 北京:北京大学, 1987: 307.
- [4]朱自清. 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》（下册）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1: 521-522.
- [5]高觉敷译. 精神分析引论[M]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 1984.
- [6]刘昫等. 旧唐书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75: 1952-1953、1954.
- [7]仇兆鳌. 杜诗详注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79: 1159.
- [8]李昉等. 太平广记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90: 247.

（原载《安徽大学学报》2008年第6

期）

---

上一篇： 赵睿才副教授论文选登：敦煌写本《下女夫词》的民俗解读

下一篇： 徐传武教授论著选登：试论牛女神话起源于母系氏族时期